

塔之牙象了出
著 村白川厨 本日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馬記仲衡子
新編卷一百一



馬記仲衡子

日本：厨川白村著

出
了
象
牙
之
塔

魯迅譯：實價九角

Odi profanum vulgus et arceo;
Favete linguis : carmina non prius
Audita Musarum sacerdos
Virginibus puerisque canto.

——Q. Horath Flacci

Carminum liber iii.

情俗衆而且遠離；

沈默罷：以未嘗聞之歌

詩神的修士

將爲少年少女們歌唱

——荷拉調斯

詩集卷三

題卷端

將最近兩三年間，偷了學業的餘閒，爲新聞雜誌所作的幾篇文章和幾回講話，就照書肆的需求，集爲這一卷。我是也以斯提芬生將自己的文集題作「貽少年少女」(Virginibus puerisque)一樣的心情，將這小著問世的。和世所謂學究的著作，也許甚異其趣罷。

關於「象牙之塔」這句話的意義和出典，就從我的舊作近代文學十講裏，引用左方這一節，以代說明罷：

「在羅曼文學的一面，也有可能說是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。就是說，一切藝術，都爲了藝術自己而獨立地存在，決不與別問題相關；對於世智辛苦的

現在的生活，是應該全取超然高蹈的態度的。置這醜穢悲慘的俗世于不顧，獨隱處于清高而悅樂的「藝術之宮」——詩人迭儀生所歌詠那樣的 the Palas of Art 或聖蒲孚評維尼時所用的「象牙之塔」(tour d'ivoire) 裏，即所謂「爲藝術的藝術」(art for art's sake)，便是那主張之一端。但是，現今則時勢急變，成了物質文明旺盛的生存競爭劇烈的世界；在人心中，即使一時一刻，也沒有離開實人生而悠游的餘裕了。人們愈加痛切地感到了現實生活的壓迫。人生當面的問題，行住坐臥，常往來于腦裏，而煩惱其心。于是文藝也就不能獨是始終說着悠然自得的話，勢必至與現在生存的問題生出密接的關係來。連那迫于眼前焦眉之急而使人們共惱的社會上宗教上道德上的問題，也即用于文藝上，實生活和藝術，竟至于接近到這樣了。」

還有，此書題作「出了象牙之塔」的意思，還請參照本書的六六，六八，二四一，二五二頁去。(譯者注：譯本爲五八，五九，一一〇三，一一三頁。)

最後的論英語之研究（英文）這講演，是因為和卷頭的出了象牙之塔第十三節思想生活一條有關係，所以特地採錄了這一篇的。著者當外遊中用英語的講演以及其他，想他日另來結集印行，作為英文的著作。

一九二〇年六月

在京都岡崎的書樓 著者

目 錄

出了象牙之塔

一	自己表現	一
二	Essay	六
三	Essay與新聞雜誌	一〇
四	缺陷之美	一五
五	詩人勃朗寧	一〇
六	近代的文藝	一五
七	聰明人	一八

八	獸子	三三
九	現今的日本	三七
十	俄羅斯	四〇
十一	村紳的日本呀	四三
十二	生命力	四七
十三	思想生活	五〇
十四	改造與國民性	五五
十五	詩三篇	六〇
十六	尙早論	六九
觀照享樂的生活		
一	社會新聞	七五
二	觀照云者	七九

三 享樂主義.....	八五
四 人生的享樂.....	九〇
五 藝術生活.....	九六
從靈向肉和從肉向靈.....	一〇五
藝術的表現.....	一二九
遊戲論.....	一四五
描寫勞動問題的文學	
一 問題文藝.....	一五五
二 英吉利文學.....	一五七
三 近代文學，特是小說.....	一六一
四 描寫同盟罷工的戲曲.....	一六四
爲藝術的漫畫	

一 對於藝術的蒙昧.....	一七一
二 漫畫式的表現.....	一七四
三 藝術史上的漫畫.....	一七七
四 現代的漫畫.....	一八一
五 漫畫的鑑賞.....	一八五
現代文學之主潮.....	一八九
從藝術到社會改造	
一 摩理思之在日本.....	一九九
二 泛于離了象牙之塔.....	二〇二
三 社會觀與藝術觀.....	二〇五
四 爲詩人的摩理思.....	二二七
五 研究書目.....	二二七

論英語之研究(英文)..... 一一一

後記(譯者)..... 一四五

圖象目次

勃朗寧畫象(泰勒孚特作).....	二三
勃朗寧夫人畫象(亞彌台齊作).....	六五
著者在書齋中.....	一二九
葛普德曼照象及「織工」的廣告.....	一六七
摩理思四十一歲時照象.....	一〇五

出了象牙之塔

一　自己表現

為什麼不能再隨便些，沒有做作地說話的呢，即使並不儼乎其然地擺架子，並不玩邏輯的花把戲，並不掄着那並沒有這麼一回事的學問來顯聰明，而再淳朴些，再天真些，率直些，而且就照本來面目地說了話，也未必便跌了價籠。

我讀別人所寫的東西，無論是日本人的，是西洋人的，時時這樣想。不但如此，就是讀自己所寫的東西，也往往這樣想。為什麼要這樣說法的呢？有時竟至於氣忿起來。就是這回所寫的東西，到了後來，也許還要這樣想的罷；雖然執筆的時

候，是著著留神，想使將來不至於有這樣思想的。

從早到夜，以虛偽和伶俐凝住了的俗漢自然在論外，但雖是十分留心，使自己不裝假的人們，稱爲「人」的動物既然穿上衣服，則縱使剝了衣服，一絲不掛，看起來，那心臟也還在骨呀皮呀肉呀的裏面的裏面。一一剝去這些，將純真無雜的生命之火紅燄燄地燃燒着的自己，就照本來面目地投給世間，真是難中的難事。本來，精神病人之中，有一種喜歡將自己身體的隱藏處所給別人看的所謂肉體曝露狂（Exhibitionist）的，然而倘有自己的心的生活的曝露狂，則我以爲即使將這當作一種的藝術底天才，也無所不可能。

我近今在學校給人講勃朗寧（Robert Browning）的題作再進一言（One Word More）的詩，就細細地想了一回這些事。先前在學生時代，讀了這詩的時候，是並沒有很想過這些事的，但自從做惡文，弄濫辯，經驗過一點對於世間說話的事情之後，再來讀這篇著作，就有了各樣正中胸懷的地方。勃朗寧做這一首詩，是將自己

的詩呈獻給最愛的妻，女詩人伊利沙伯巴列德 (Elizabeth Barrett) 的時候，作爲跋歌的。那作意是這樣：無論是誰，在自己本身上都有兩個面。宛如月亮一般，其一面雖爲世界之人所見，而其他，却還有背後的一面在。這隱蔽着的一面，是只可以給自己獻了身心相愛的情人看看的。畫聖拉斐羅 (Raffaello) 為給世間的人看，很畫了幾幅聖母像，但爲自己的情人却捨了畫筆而作小詩。但丁 (Dante) 做那示給世間的人們的神曲 (Divina Commedia) 這大著作，但在新生 (Vita Nova) 上所記，則當情人的命名日，却取畫筆而畫了一個天使圖。將所謂「世間」這東西不放在眼中，以純真的隱着的自己的半面單給自己的情人觀看的時候，畫聖就特意執了詩筆，詩聖就特意執了畫筆，都染指於和通常慣用於自己表現的東西不同的別的姊妹藝術上。勃朗寧還說，我是不能畫，也不能雕刻，另外沒有技藝的，所以呈獻於至愛的你的，也仍然用詩歌。但是，寫了和當時的詩風稍稍兩樣的東西，來贈給你。情人的事姑且作爲別問題。無論怎樣卓絕的藝術上的天才，將真的自己赤條條

地表出者，是意外地少有的。就是不論意識地或無意識地，將所謂讀者呀看客呀批評家呀之類，全不放在眼中，而從事於製作的人，也極其少有。彷彿看了對手的臉色來說話似的討人厭的模樣，在專門的詩人和畫家和小說家中尤其多。這結果即成了匠氣，在以自己表現爲生命的藝術家，就是最可厭的傾向。尤其是老練的著作家們，這人的初期作品上所有的純真老實的處所就逐漸稀薄，生出可以說是什麼氣味似的東西來。我們每看作家的全集，比之小說，却在尺牘或詩歌上面更能看見其「人」；與其看時行的畫家的畫，倒是從這人的餘技的文章中，反而發見別樣的趣致。我想，這些就都由於上文所說那樣的理由的。

人們用嘴來說，用筆來寫的事，都是或一意義上的自己告白、自己辯護。所以一面說起來，則說得愈多，寫得愈多，也就是愈加出醜了。這樣一想，文學家們就彷彿非常誠實似的罷，而其實決不然。開手就將自己告白做貨色，做招牌的裴倫(R. G. Byron)那樣的人，確是衒氣滿滿的腳色。說到盧梭的懺悔錄(J. J. Rousseau's Confession)，那樣的人，確是衒氣滿滿的腳色。說到盧梭的懺悔錄(J. J. Rousseau's Confession)，

Confessions)，則是日本也已經譯出，得了多數的讀者的近代的名著，但便是那書，究竟那里爲止是純真的，也就有些可疑。至於瞿提的真與詩 (W. von Goethe's *Wahrheit und Dichtung*) 則早有非難，說是那事實已經就不精確的了。此外，無論是古時候的聖奧古斯丁 (St. Augustine) 的，近代的託爾斯泰 (L. Tolstoi) 的，也不能說，因爲是懺悔錄，便老實囫圠地吞下去。嘉勒爾 (Th. Carlyle) 的論文說，古往今來，最率直地坦白地表現了自己者，獨有詩人朋士 (R. Burns) 而已。這話，也不能一定以爲單是誇張罷。

至於日本文學，告白錄之類即更其少。明治以後的新文學且作別論，新井白石的折焚柴之記文章雖巧，但那並非自己告白，而是自家廣告。倒不如遠溯往古，平安朝才女的日記類這一面，反富於這類文章罷。和泉式部與紫式部的日記，是誰都知道的；右大將道綱的母親的蜻蛉日記，就英國文學而言，則可與仕于喬治三世 (George III.) 的皇后的那女作家巴納 (Frances Burney) 的相比，可以作東西才女